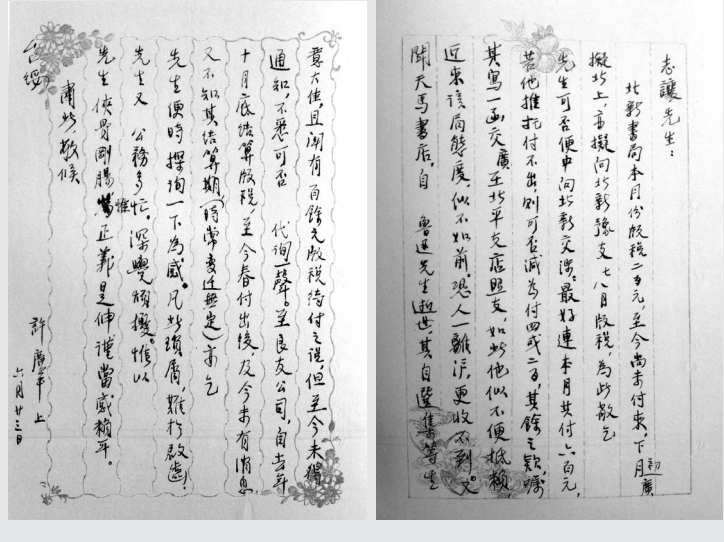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管继平

■ 文人尺牘(五)

谁言寂寞身后事

——许广平致张志让



“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”这是杜甫的名句，喻示生前的荣耀与身后的寂寞，虽有强烈之落差，但大致如此。试看古今，多少风云人物，几乎都难以摆脱“俱往矣”之命运。不过凡事总也有例外，譬如有一位叫鲁迅的，自从这个名字在文坛出现后，将近一百年来，就始终没有寂寞过，生前没有，身后似乎也没有。

关于鲁迅先生的身后之争，主要不外乎是论其思想、文学艺术、文坛地位之类，但还有一个容易让大家忽略的就是关于他的版权之争。虽说这个版权纠纷只是小范围的事，牵涉的人物有限，也就是当事人及家属和出版社之间而已。然而这纷争，却始终没有停息过。早在鲁迅先生生前，由于北新书局拖欠稿费迟迟不结(包括鲁迅本人以及鲁迅约请的青年作者的稿费)，并对鲁迅先生的数次催促装聋作哑，以致于鲁迅一怒之下发出了律师函，书局老板李公峰这才请郁达夫等调停解决。而至于鲁迅身后，版权纠纷更是不断，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鲁迅后人还因版权的问题与出版社打过官司。当然那是近话，姑且不论。而下面这封信是许广平写给鲁迅逝后的第二天(一九三八年)，其内容也是为了版权。

志让先生：
北新书局本月份版权二三百元，至今尚未付来。下月初拟北上，亦拟向北新预支七、八月版权，为此敬乞先生可否便中向北新交涉，最好连本月共付六百元，若他推托付不出，则可否减为付四或二百，其余之款，嘱其写一函，交给在北平支店照支，如此他似不便抵赖。近来该局态度似不如前，恐人一如沪，更改不到。又闻天马书店自鲁迅先生逝世，其自选集等生意大佳，且闻有百余元版权待付之说，但至今未得通知，不悉可否代询一声。至良友公司，自去年十月底结算版权，至今春付后，及今未有消息，又不知其结算期(时常变迁无定)，乞先生便时探问一下为感。凡此琐屑，难以启齿，先生又公事务繁忙，深觉烦琐。惟以先生侠骨刚肠，惟正义是伸，谨当感戴耳。
肃此敬候
台绥
许广平上
六月廿三日

● 白谦慎

《书法神探曹宝麟》序



吾友曹君宝麟，上海嘉定人氏，与乾嘉考据学巨子钱辛楣先生同乡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宝麟尚在北京大学做王力教授的汉语史研究生时，便已矢志考据之学。与乡贤钱辛楣着力经史不同，宝麟潜心于乾嘉诸子用功不多的古代书法，特别是宋代法帖上。三十年来，宝麟以语言学为津梁，对宋代法帖进行了广泛而又细致扎实的考证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全面梳理宋代书法史。他的研究，既有坚实的文史基础，严谨的逻辑，又富想象力。他凭借着极具个人特点的研究方法，解决了宋代书法史的许多重要问题，并因此在海内外书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。

学问之外，宝麟以诗书画印抒情写意。他从中学时代便开始研习古文字，19岁时所作《白莲》已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才华。数十年来，吟咏不断，所作旧体诗词，烂然成帙。不过，宝麟的文艺才能，最集中地体现在书法方面。他长期专

攻北宋诸大家，于苏、黄、米无不模仿逼真，直可乱真，小行草于南宫外辅以东坡的丰瞻，大字则兼有山谷的开张和峻峭。近年又上溯二王，扶其奥旨，然于非名家书法则一步不窥，所谓风雅之大宗，艺林之正朔。由于他精湛的书法造诣，宝麟的书法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就多次参加各种国内和国际大展并多次获奖，广为博物馆和私人收藏。今天的书法界，熟悉宝麟的书学研究，但对宝麟的绘画功力知之甚少。宝麟少年时，曾在上海市徐汇区少年宫从江寒汀弟子钱行健先生习写意花鸟，打下了很好的绘画基础。近年来，虽鲜涉丹青，然偶点染，用以自赏，亦不失清逸之趣。自从篆刻在晚明成为一门成熟的文人艺术之后，文人的“三绝”也因印章的加入而成为“四绝”。宝麟的伯父顾振乐先生是海上篆刻名家，“文革”风暴起，正常的学习已经不可能，当时在华东工学院做“逍遥派”的宝麟，在伯父的影响下，和几位同好日以临帖摹印为乐。我曾见过他在那个时期用描图纸勾摹的数百方汉印，可见他是扎扎实实地下过功夫的。宝麟的篆刻取法古玺、汉印，慕其下勾净，间作元朱文，亦得婀娜之姿。他的许多自用印不假他手，中规中矩，温文尔雅。概言之，宝麟是当代学者型艺术家的代表之一。

中州于雷鸣先生仰慕宝麟的人品、学问、书

6月5日，笔者参加了在浙江美术馆举行的“不逾矩不——韩天衡学艺70年书画印展”。开幕式简单直接却彰显着文化的厚重，现场观众反响热烈。

在一幅书写着“涛声”二字的巨幅(3.5×7m)书法作品下，笔者偶然听到几位观众在议论：“不逾矩不”是什么意思?怎么理解?蕴涵着什么思想?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也引起了笔者对此话题的兴趣。仰望巨作，观其众人在作品前拍照留影，顿觉此中蕴藏着作者的匠心：“涛声”不“依旧”!同时，又感悟到一种谦逊之风：“涛声听东浙”。

在翻阅朋友的微信时，笔者读到了韩天衡先生对“不逾矩不”的阐释：孔子曰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回顾自己的学艺之路，在“不逾矩”这三字后面，应加上了一个“不”字，即“不逾矩不”。“不”并非是轻率狂妄的否定，又是艺术前行的功能。循矩而不又囿于矩，在肯定中作智性的不屈不挠的否定，才能在艺术上从心所欲，敢于越陈规，创新貌，推新出新。从这则微信里笔者好似找到了“不逾矩不”的知识线与思维线。

由此，联想到了2012年南京大学在向全国自主招生时所出的一道面试题。题目是这样的：孔子说“人所欲，不逾矩”，也有人认为“人所欲，要逾矩”，你支持哪种观点?当时，不少考生都按照一种习惯思维回答此题。后来，专家对此考题进行了点评，指出评判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与看法，考生应有一种敢于质疑“圣人”与权威的智慧和勇气，运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异同与本质分歧，以寻求其价值导向和意义所指，方能破解题中之意。对韩先生“不逾矩不”的理解，笔者觉得也应如此，运用辩证法的观点、方法去思考和研究此观点提出的理由与内涵。

在展览的前言上，韩天衡先生说：艺术是我的至爱，乃至是我精神、生命的支柱。这寂寞而悠长的七十年，苦中生乐，唯一与“学”为伴。往昔是这般的“学”过来，今后还将这般的“学”下去。唯有不断地学习，不断地吸收，不逾矩不，才能老勿自缚，老则不萎，老而弥坚，老有所得，老去无悔。此次展览共展出了韩天衡先生书画印作品210件，观其作品，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韩天衡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艺术追求与创新。

草篆独具一格。韩先生说，他小的时候就是一个“特别不循规蹈矩之人”，在艺术创作上始终抱有一种渴望跳出樊笼，放飞心灵的想法，就是在临摹古人作品之余也总有一种“外跳”的意念。因此，在研习篆书时，他发现传统的篆书体态修长，而且横竖粗细变化，有点中规中矩，于是，产生了在篆书中借鉴草书之法的想法。在1973年至1975年之间，他勇敢地将自己的篆书掺入“草意”，以至形成了雄浑大气，恣肆飘逸且带有“长空游丝”的“韩氏草篆”，当时，风格一出现就受到了李可染、沙孟海、陆俨少、谢稚柳等肯定。

国画独开一面。韩天衡先生对中国画有着独到的理解和感悟，他抓住写意画的书法笔意与抒写意趣，充分凸显自己倡导的“诗心文胆”绘画理念。在创作中，可谓他将水墨与色彩做到极致，无论是淡雅清朗的水墨，还是浓墨富丽的重彩，都极具艺术风格，形成了在海派绘画中之“韩家样”。尤其是他作品中那只“变形”鸟，色彩斑斓，神韵俱佳，别有趣味，被人誉为“韩鸟”。这种鸟虽然在大自然中不存在，但是在符合鸟的共性前提下以其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的理念创造而成的。

● 李金河

不夜斋臆语(十七)

58. “补白大王”不会用雨伞
郑逸梅先生被称为补白大王，民国历史掌故颇丰。然其生活低能，不会用自动开关之雨伞，大雨至，手提雨伞而不知如何打开。亦不会开冷藏机、录音机、电视机。若活至现在定不会上网也。因何?此等从事琐碎资料研究，收集者用心一也，头脑被所好占据，他者无入，此死功夫做死学问虽无大成亦有益于入，亦可做至常人难至之境。然死功夫必然大成死木之死人，心灵沉障毫无生发之气，对于新事物或先前不会者绝不会学习，高于补白、庸于生活是也。

59. 古之为书修己，今之为书为世
古文人，名人书多有可观，直至有成家者。而今文人、名人弄墨者多多，而无复古之潇洒与境界，因何?古之为书修己，今之为书为世。修己者反显于世，显世者反限于己。

60. 不必骂书协，应该骂体制；不必骂体制，应该去明理
书界之种种不公，常骂书协者夥。吾以为书协乃大体制下之产物，树干不幼树独白是也。那骂体制，非吾艺术界之事务，怒发冲冠，愤懑纠结于事无补，空耗精力与心境也。艺者，一心求艺之精进也，非政治家、改革家也，无书协，艺亦无阻，故与

篆刻独数一帜。韩天衡先生的篆刻作品更具自己的艺术语言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“韩氏印风”就影响到全国乃至日本、韩国等地的篆刻家和篆刻爱好者，以至出现“韩天衡现象”，有的媒体也誉为“韩流滚滚”。他的印风最明显特征就是“奇中见平，动中寓静”，沙孟海先生称赞他“为现代印学开辟一新境界”，是印坛一面鲜亮的旗帜。他的鸟虫篆印，可谓“突破”了千年鸟虫篆印的绸缪重叠之法，形成了自己简约、畅达、婉转的风格。

韩先生的“不逾矩不”艺术思想，不仅体现在他的书画艺术创作上，笔者“斗胆”觉还体现在他在艺术教育与社会公益事业上。在培养学生上，他反对学生模仿自己，觉得“不像是好学生”。四十年来他坚持免费为学生授课，还带领学生在上海、成都、福州、枣庄等地举办师生展和学术交流，至今已举办了十届。在社会公益事业上，他满70岁那年，就与家人商量，把自己大半辈子的收藏和创作的1136件书画印、古董捐献给了政府。记得当时媒体采访时，他说“捐赠是为了感恩”。

“不逾矩不”的提出不是偶然的，而是韩天衡先生在70年“学艺”实践与创新之路上的理论总结。他有一句名言让笔者记忆犹新：“常变常新，才能使生命常青”。这里的“常变常新”其实就是一种“不逾矩不”的精神，他认为艺术创作就是要有一种敢于“跨界”、敢于“逾矩”的精神状态，否则，谈何“常青”?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：对束缚安之若素，唯传统为从，不愿有半步的逾越，不敢有一丝的畅想，似乎不是为未来，而只是为古人去活一辈子，是毫无意义的，是缺乏责任性的。到了该“破茧”的时刻，理当义无反顾地“破茧”而出。读过韩先生《豆庐十论》的人可能更能理解“不逾矩不”中的内涵。的确，中国艺术比较讲究程式化，当一种技法被固定化、规律化时，这种“矩”的使用者就很少再去思考它的再创造，而且其个性的艺术语言也往往被抑止。笔者以为韩先生的“不逾矩不”思想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及艺术创新有着积极的鞭策和启迪作用。

“不逾矩不——韩天衡学艺70年书画印展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次展览，而是韩天衡先生艺术创新精神的展示，以及他对艺术规律、艺术法则、时代精神和历史厚度的审美把握的体现。“不逾矩不”是韩天衡先生“70年”来经历无数困惑与磨砺，历练而成的，这是他对艺术传承与创新的一种诠释。

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笔者认为韩天衡先生的“不逾矩不”与孔子的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并不矛盾，前者侧重于艺术，后者侧重于伦理。记得毛泽东同志也曾有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是会逾矩的。”韩先生在提出“不逾矩不”时也十分风趣地说“我有点对不起孔子”了。其实，韩先生在对艺术、对待人生上正如他自撰的那副楹联一样：放开胆子攻艺，夹住尾巴做人。

就在推文临近尾声时，6月7日下午4时，笔者接到一位十年前在上海某军校进修的“学员”电话。他说，昨天从北京赶到杭州的，现在在浙江美术馆观看“不逾矩不”展，在欣赏韩老那幅巨作“涛声”时，忍不住流泪了！顿时，让笔者愣住了。180厘米的“汉子”竟能有这事?笔者问：为什么?他说：我被韩老那恢宏气势给震撼了!被他那艺术创新给折服了!……这是笔者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有人说观看书法流泪的。笔者不想在此叙述，仅补记于此。

观「不逾矩不」有感

韩先生的“不逾矩不”艺术思想，不仅体现在他的书画艺术创作上，笔者“斗胆”觉还体现在他在艺术教育与社会公益事业上。在培养学生上，他反对学生模仿自己，觉得“不像是好学生”。四十年来他坚持免费为学生授课，还带领学生在上海、成都、福州、枣庄等地举办师生展和学术交流，至今已举办了十届。在社会公益事业上，他满70岁那年，就与家人商量，把自己大半辈子的收藏和创作的1136件书画印、古董捐献给了政府。记得当时媒体采访时，他说“捐赠是为了感恩”。

“不逾矩不”的提出不是偶然的，而是韩天衡先生在70年“学艺”实践与创新之路上的理论总结。他有一句名言让笔者记忆犹新：“常变常新，才能使生命常青”。这里的“常变常新”其实就是一种“不逾矩不”的精神，他认为艺术创作就是要有一种敢于“跨界”、敢于“逾矩”的精神状态，否则，谈何“常青”?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：对束缚安之若素，唯传统为从，不愿有半步的逾越，不敢有一丝的畅想，似乎不是为未来，而只是为古人去活一辈子，是毫无意义的，是缺乏责任性的。到了该“破茧”的时刻，理当义无反顾地“破茧”而出。读过韩先生《豆庐十论》的人可能更能理解“不逾矩不”中的内涵。的确，中国艺术比较讲究程式化，当一种技法被固定化、规律化时，这种“矩”的使用者就很少再去思考它的再创造，而且其个性的艺术语言也往往被抑止。笔者以为韩先生的“不逾矩不”思想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及艺术创新有着积极的鞭策和启迪作用。

“不逾矩不——韩天衡学艺70年书画印展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次展览，而是韩天衡先生艺术创新精神的展示，以及他对艺术规律、艺术法则、时代精神和历史厚度的审美把握的体现。“不逾矩不”是韩天衡先生“70年”来经历无数困惑与磨砺，历练而成的，这是他对艺术传承与创新的一种诠释。

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笔者认为韩天衡先生的“不逾矩不”与孔子的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并不矛盾，前者侧重于艺术，后者侧重于伦理。记得毛泽东同志也曾有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是会逾矩的。”韩先生在提出“不逾矩不”时也十分风趣地说“我有点对不起孔子”了。其实，韩先生在对艺术、对待人生上正如他自撰的那副楹联一样：放开胆子攻艺，夹住尾巴做人。

就在推文临近尾声时，6月7日下午4时，笔者接到一位十年前在上海某军校进修的“学员”电话。他说，昨天从北京赶到杭州的，现在在浙江美术馆观看“不逾矩不”展，在欣赏韩老那幅巨作“涛声”时，忍不住流泪了！顿时，让笔者愣住了。180厘米的“汉子”竟能有这事?笔者问：为什么?他说：我被韩老那恢宏气势给震撼了!被他那艺术创新给折服了!……这是笔者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有人说观看书法流泪的。笔者不想在此叙述，仅补记于此。

其纠结不若平心，与其闷闷而无果不若爽爽而游艺明理也。

61. 现场书写表演第一，水平第二
众目睽睽之下，灯光相机之间，心浮气躁，无一佳作。书家之修炼闭门静修也，专注点线气韵也，无表演之经验与必要，虽以教授为业亦难佳也。况书法之创作一次成功者难也，精品多数纸乃至数十纸乃成。表演者，一次成功也，若屡写屡败，不但写者汗颜，即使观者亦大倒胃口也，直至怀疑此书家之真实水平。若书家有描画之书写陋习，则难免掩饰，速度加快，注重动作潇洒之表演，故，当众书写，景景之作，时促空狭，无大疵则一次成功也，作品水平在其次。因此，当众书写表演第一，水平第二是也。

乙未春正于波士顿云庐